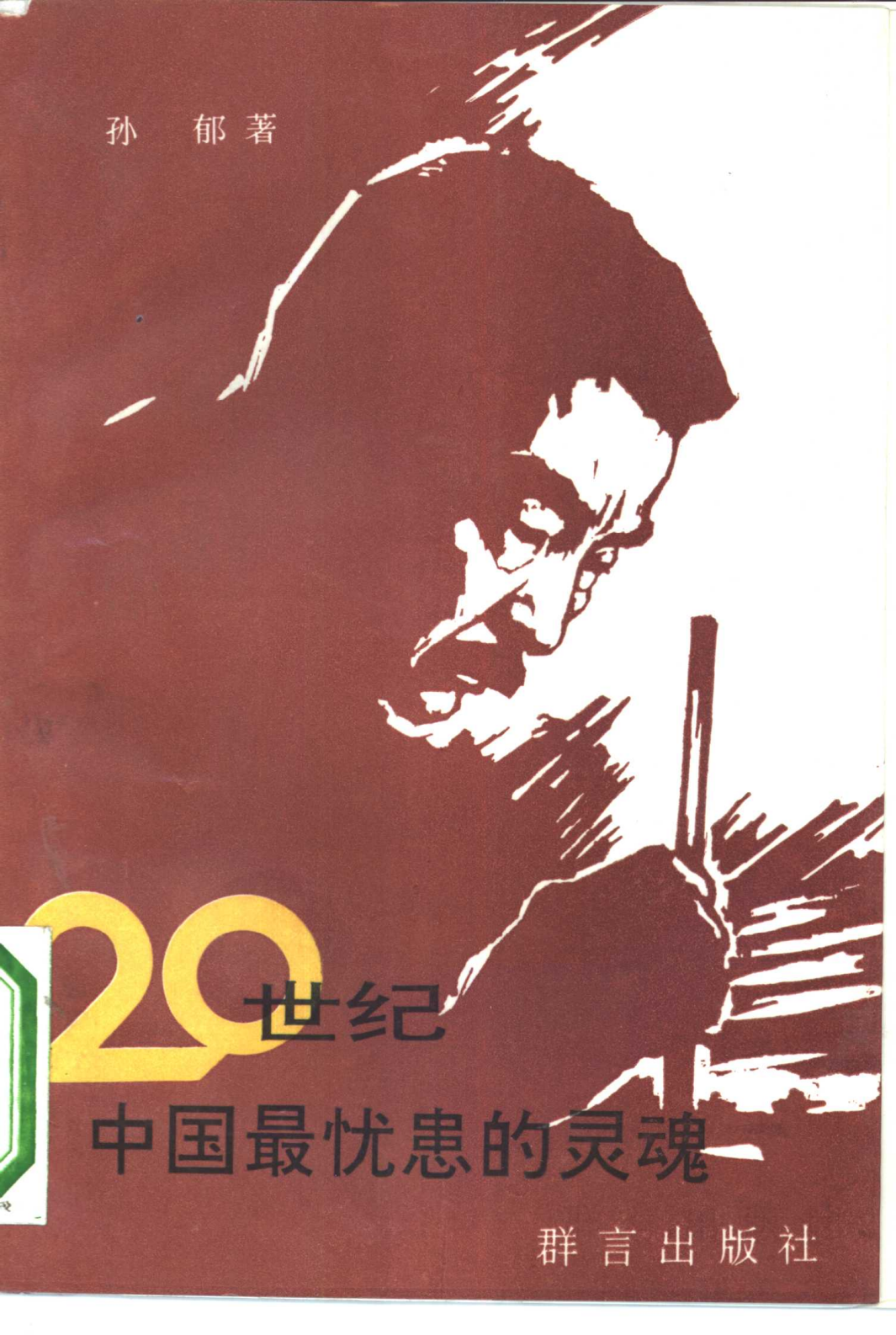


孙 郁 著



20 世纪

中国最忧患的灵魂

群言出版社

(京) 新登字178号

20世纪中国最优惠的灵魂

孙 郁 著

*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北京市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0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ISBN 7-80080-106-3/I·16 定价: 5.00元

作者简历

孙郁，原名孙毅，于1957年10月1日生于辽南。系文学硕士，副研究员。曾任《鲁迅研究月刊》编辑，现供职于北京日报文艺部。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苦涩的早期记忆.....	17
第二章 “摩罗”精神下的“呐喊”	31
第三章 小说的情绪底色.....	49
第四章 挣扎的精神形象.....	63
第五章 对国民心灵的拷问.....	84
第六章 焦虑的自我意识.....	103
第七章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119
第八章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同.....	137
第九章 诗人的激情.....	160
第十章 生与死的诘问.....	183
第十一章 在被神化的背后.....	201
第十二章 不朽的精神主题.....	217
后 记.....	232

序

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家能像鲁迅那样，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坛。他的思想和艺术实践所达到的成就，至今仍被许多青年作家甚至包括“先锋派”的作家们所崇爱。只要回顾一下近十几年来文艺思潮的变化与创作的实绩，人们就不能不承认，鲁迅精神主题实际上已深深植根在当代文学的土壤里。尽管许多高傲的青年作家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跨越鲁迅的世界，超越这位大师的精神王国，但历史仍然把当代作家的命运，抛在鲁迅当年面临的精神轨道上。

鲁迅所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所探索与表达的精神主题，一直与中国社会最深层问题亦即中国国民心理特征以及改造这一心理特征的社会实践相联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迫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而对这个问题观察得最深刻、富有创见性的思想家，首先是鲁迅。他的博大的思想和天才的创新精神，他的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而又扬弃旧的传统勇气，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鲁迅之于当代文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像托尔斯泰之于俄国文学一样，不仅成为文学发展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成为当代文学进步的丰沃土壤。

因此，理解这位文化巨匠的遗产，以及我们对这一遗产

的基本估计和认同态度，直接体现着我们创造新的文化的心理状态。对鲁迅的认识已不再是赞成或反对这一粗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如何了解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因由的问题，即如何阐释鲁迅遗产这一能动性的主体，使之成为常新的经典研究对象。将鲁迅从学院式的注释中还原到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并从中总结发掘其有价值的精神模式，对当代中国文人来说，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从鲁迅诞生到现在的一百一十多年间，正是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着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转变的复杂而艰苦的时代。鲁迅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产儿，也是冲出这种危机、将现代中国文化引向人的解放的新文化的先驱。他在广泛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和当时科学精神的同时，把中国人的视线由“中世纪”的黑暗王国，引向了现代文明。

鲁迅诞生前的中国社会，不仅其结构已无法适应世界发展的方向，而且其旧的文化模式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鲁迅之前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命运的探索，并未从根本上，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弊端，或者说，他们在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的同时，尚未与创造新的文化这一精神实践相联系。无论是严复、章太炎，还是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他们的思路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这些充满智慧的学者后来所表现的对旧文化的认同精神，表明他们未能真正找到中国文化的新的走向。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精神品格。他在认识论与价值论方面，在理

性的领域与人的深层的精神领域，在人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全新的面貌。

促使鲁迅人生观形成的最早的理论，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念，从物种的竞争和选择中，揭示了动物界乃至人类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应当说，鲁迅是从人的生命发展的角度上，接受并发扬了这一理论思想。他在早期的论文《人之历史》中，就是从进化的角度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在鲁迅看来，人是由低级向高级，由蒙昧时代到文明世界不断进化的存在体。他通过对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的解释，进一步坚信了人是非类属于神权与皇权的独立实在的信念。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略得光明，犹不知饜，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①鲁迅相信，在进化的途中，人类完全可以不断扬弃自我，进入到崭新的阶段。

可以说，鲁迅这一信念，是其科学思想萌动的产物。鲁迅早期对西方科学史认识的程度，在同代人中是少有的。他在《科学史教篇》中所阐释的科学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等问题，表明他的认知范畴已与传统的认知范畴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溯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②鲁迅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希望之光。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思想对中国旧有的文化心理的改造，才能使中国社会结束其精神的循环。

① 《鲁迅全集》十卷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鲁迅全集》一卷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因此，以进化论为其精神导向，以科学理性为其核心，鲁迅将自己的思路引向对人的存在的观照上。与古典的人文主义者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不同，鲁迅不是从抽象的思辨中确立人自身的价值，而是从科学哲学所呈现的思想中，捕捉人类赖以发展的潜能。这一潜在在鲁迅看来，正是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价值是什么呢？他在早期众多的杂感中，集中地表现了对这一价值法则的顿悟。他在《热风·生命的路》中写道：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①

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超越旧我，向新的彼岸挺进的过程。生命是一团永远燃烧不熄的火种，它的绵延与传播不是仅仅依靠外在力量的影响而成的，而恰恰源于自身的内驱力。因而一切外在的、非人的精神之网，对生命来说，都是一个黑暗的存在。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对传统儒

^① 《鲁迅全集》一卷第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生命的存在既然是充满生机和富有创造力的，那么一切违背人的存在的精神形态，必然从根本上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鲁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①在整体上，或者说在其社会功能上，已失去了维系正常人际关系的魅力。因为儒家以长者为本位、扼杀新生力量的道德秩序。从本质上讲，是侵犯人的生命价值的，是对人的存在的合理性的非道义的干预。他在《我之节烈观》中对旧的传统道德的抨击，饱含着带血的控诉。鲁迅觉得，儒家学说对中国妇女的精神奴役是残无人道的，它把人的基本的生存权统统剥夺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虚幻的社会道德意识。儒家精神，特别宋明理学把人的视野由人的自身，引向缥缈的精神王国，使自我委身于虚妄的存在。在所谓节烈、孝道、贞操观等面纱下，隐藏着对人的自我否定，对生命自身的鄙夷。因而，鲁迅觉得，解放中国人的首要任务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搞丧且不俟夫一世”^②。人的解放就是对生命的解放，鲁迅早期的许多思想，正是从这一基点上引发出来的。

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会了解到，鲁迅为什么对主张国粹文化的旧文人极度反感，才会懂得他何以把封建文化看成吃人的文化，才能明白他为什么对非科学的愚昧心理和阿Q相抱有如此之深的成见。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③他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旧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可以说正是源于进化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他的这一生命价值的理论的。鲁迅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冲

① 《鲁迅全集》一卷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鲁迅全集》一卷第3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的谰言编造的神话，这一人生哲学成为他以后思想发展的一个很高的起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与近代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们分道扬镳了。

二

进化论与科学理性给鲁迅的启示，使他终于相信，立足于人的生命基点上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立人”的启蒙意识，是可以唤起国人的反省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沿着以上的思路去更为系统地构建自己的理性大厦。对于一个缺少思辨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改变自我思路的起点，往往与传统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关联。鲁迅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人的那种理性高度上来审视人的灵与肉所展示的形而上的哲理，而是从现实之中，从实践的角度上，表现人的生命价值。鲁迅所要回答的是，怎样解决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而不是经院哲学中所关注的精神运动的规律问题。因而，当鲁迅在早期张扬起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念，并确立自己的人生走向之后，他首先把视野投放到改造国民性的轨道上。

国民性的问题，实质是国民心理素质，认知心理和价值信仰等因素所构成的国民的心理构架。在鲁迅看来，中国人的生命形态，已被旧有的先定的精神模式所无情地窒息掉了。中国人的萎顿、奴性、自欺等心理，是生命凋零的表现。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①他又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

^① 《鲁迅全集》一卷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①中国人精神上的麻木和行为上的拘谨，使中国社会渐渐表现出衰弱的形态，不改变这种心态结构，中国人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现状。

鲁迅在众多作品中所展示的黑暗的生活图景，无不充满着对国民心态的失望。他很少把自我沉浸到对中国现实的古典化的审美陶醉之中。他的散发生命力的作品，灌注着一种对黑暗的仇视，和对昏睡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与绝望。鲁迅真实地展现着中国人的堕落、消沉、无特操的心理习惯。《呐喊》、《彷徨》的作品，可以说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国民的弱点，在那里，人的情感被黑色的魔网所牵制着，没有光明，没有快乐，所有的都被远古的冷寂所同化。人的个体的存在，已失去自我的能动性，阿Q、闰土、祥林嫂、孔乙己等人，没有一丝的生命力，生命的躯体似乎通通移植到统治者思想的器官里。这些人已不再具有创造的欢愉，而是充满毁灭的悲哀。他的众多作品，十分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生命形态的诸种病因。这些裹着晦气、哭泣、绝望的画面，对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与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启迪！

国民性问题给鲁迅带来的困惑，使他长久地处于一种焦虑不安而又孤独的境地。在主张对国民心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他一直把反抗精神看成“立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因而，他的作品一方面是残酷的、令人战栗的人间丑图，另一方面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挣扎、叫喊。这一切，无不散发着鲁迅自身的爱与恨的情感，无不体现着他独

^① 《鲁迅全集》一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

立不倚的个性品格。

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开始注意叛逆意识对生命形态的意义。当青年鲁迅第一次接触到尼采的学说和拜伦、雪莱、裴多菲等人的诗作时，他表现出异常昂扬的热情。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所高扬的反抗意识，实际上正是迸放着他的生命热力。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浪漫主义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①”。倘使国人具有这一叛逆的、不顺波入俗的精神，中国国民就不至于陷入长久的昏睡状态。因此，在不断揭露中国人的弱点的时候，鲁迅始终高扬着个性的旗帜，敢说、敢骂、敢打、敢笑，他对帝国主义与封建遗老遗少们的无情的抨击，对精神领域形形色色的骗子的嘲讽，其勇猛性与深刻性不仅是前无古人的，而且至今亦无人能与之匹比。

反抗与挣扎的本身，在鲁迅那里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也是冲出国民劣根性怪网的自我超越。生命的价值首先就是表现在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点，鲁迅与阮籍，嵇康、尼采、拜伦、雪莱等人有着多么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这种反抗的个性意识，深深地动摇了孔孟儒学的中庸精神，他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奠定了人的个体价值与生命感所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石。只是在鲁迅那里，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人的气息，感受到了民族的自我意识。鲁迅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的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文化的内涵。

① 《鲁迅全集》一卷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三

作为具有现代观念和浓重的启蒙意识的鲁迅，其精神个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对客体认识的过程中，他表现出异常冷静、辩证的特征，具有健全的理性和对客体的把握能力；而在理性之外的情绪、感觉的层面上，他则跨越了中国古典式的道德自省的模式，表现出矛盾的、非秩序化的焦虑感和困惑感。这两方面始终交错在他作品的结构中，前者使他的创作呈现出自觉的、目的性的特点，后者则闪现着某些不自觉的、非理性的因素。这使我们对他的理解产生了困难，因为在他明确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他时常对批评者自身的理论模式发生怀疑；当他试图唤起铁屋子里的昏睡者时，他又为这种梦醒后无路可走者的心境感到哀伤；而当他歌颂人的合理的、纯真的情感世界时，他却又发现每个人都曾是具有“罪感”的，是旧世界的合作者。因而，他既有古典人文主义的崇尚理性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一面，又存在着与现代主义文学家相似的精神模式。但鲁迅并没有沿着上述两个方面极端地发展下去，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将自我置身于对民族生存现状的思考的过程中。在对待现实的问题上，他更多地表现了客观的态度，并将上述两种个性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鲁迅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目的性，即文学是为人生的。他说自己的创作，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他后来又说，他在“五四”时代的创作是“听将令”的产物。青年鲁迅曾坚定地相信，文学作为一种感性的精神形

^① 《鲁迅全集》四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态，是可以达到感化社会的目的的。他认为一切发达进步的国家，都有过振奋人心的艺术在鼓舞着人们。而在无声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真正的人的声音！文艺是国民精神的花，它自身所具有的健美的情绪与意象，在鲁迅看来正是解决中国人灵魂的重要方式之一。

鲁迅一贯反对把艺术沦为个人自娱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奢侈品。他一直把文学艺术的价值走向确立在为人生的层面上。中国的旧文艺所以给他带来失望，其原因乃是它们恰恰在是否敢于正视人生的态度上，表现出麻木的、非自觉的病态。他指出：“中国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①走向生活，贴近生活，对中国文人来说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因为人们不仅要克服业已习惯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要自我牺牲的勇气。中国作家首先要回答的是生活的状态，要表现人与社会的真正的联系，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形态和发展过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可能使文学艺术真正成为具有现实性与社会性的精神武器。鲁迅觉得，当文学艺术真正走进人的生活并影响人的生活的时候，它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但鲁迅对生活的认识并没停留于一般的、客观的、机械的描述上。他一直把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价值尺度渗透到作品之中，即他把个性的东西，情绪的东西，成功地折射到艺术的形式里。无论是《呐喊》、《彷徨》，还是《朝花夕拾》、《野草》，其独特的叙述口吻和语体，都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意象。鲁迅在对现实冷酷的审视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与周围世界的深层联系，他把

^① 《鲁迅全集》一卷第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放在历史的进程中进行深入的考察。这样，他的作品更多地还是表现了一种把握对象时的情绪的东西。《野草》中某些悖论的、夸张的、超常规的语境，其实已带有荒诞的现代主义色彩了。

可以说，鲁迅在创作中主要表达了自我的生命感以及生存过程中困顿的思想情绪。当中国现实的黑暗与反动势力以恒定的物态形式制约中国社会的时候，鲁迅不得不把自我难以实现的价值观受挫后的感觉，外化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在小说和杂感中，不断释放着内心模糊不定的情感。这一切形成了他作品博大精深的特征。

倘若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鲁迅自身的个性是有着强烈的生命气息的。生存意识对他的作品一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狂人日记》忧愤的感叹，到杂感文《死》所表达的异常动人的生命观，是散发着他的生命热度的。他在《“这也是生活……”》中曾生动地描述过自己生病过程时对生存的体验：“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①这里深深地凝聚着他对生命自身的热爱和对大类的感情。他的自我觉态是十分细腻、深沉而富于生气的，释放着人自身对现实存在的一种能动的感受。鲁迅的这一感受是极其特别的，他的众多的作品都表现了这一点。例如他的小说，一方面是枯燥无味的生活画面，另一方面是叙述者能动的、充满希望与失望的异常活跃的生命意志。只有人的情感，人的生存欲却依然表现着自己的价值。鲁迅似乎在暗示，这是一个价值丧失

^① 《鲁迅全集》六卷第6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的时代，一个缺乏意义的时代。而最可贵的，则是人自身的一切。存在的意义正是表现在人的自我选择中。只有当生命不再为非人道的精神秩序所摆布的时候，人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切。

四

但是，如果仅仅把鲁迅看成一位神经质的、充满诗人气质的战斗者，那显然是浅薄的。因为就其思想范畴而言，无论是鲁迅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者，许多人都与他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像巴金、沈从文等人，均十分重视人的生命形态在社会中的作用。鲁迅之所以为鲁迅，除了他的鲜明的生命价值观外，还与他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科学的认知方式有着重要的关联。鲁迅的植根于现实的理性精神和他的开放的思想意识，以及他的历史主义视野，使他获得了与常人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

鲁迅从来没想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认知的模式上，他属于东方顿悟式的思考者。但这种顿悟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单一的模式化的心灵感应，而从认知的范畴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鲁迅对事物的认识是依赖于自己价值尺度的，他能够自觉地在自己的意识中把外界事物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并且把自己以及本民族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需要、本性、本质力量转化成自己主要的思考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①鲁迅的充满生命意识的认识能力，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十二卷第168页。

了他一贯从现实的和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先验的理性意识出发来分析客观事物。不论是其对事物的评价还是接受，都表现出客观的、能动的一面来。

历史主义精神是鲁迅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他很少孤立、片面地考察现实。他常常将现实生活的事件与历史进程的整体性结合起来，即把现实形态看成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他既看到了人的生命进化的一面，又看到了制约人自身的精神形态恒定性的一面。中国历史中的静止的，千古不变的思想模式，对人的毒害是久远的。他在《中国人的奇想》一文中，把现实问题的揭示，与古代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中国人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思想状态。鲁迅曾深切地叹道，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呈现出循环的特点，一切变态的、奇异的文化心理，都是历史文化的一种投影。他对清代文字狱与国民党报刊检查制的对照，对张献忠杀人如麻的传统与当时中国兵荒马乱现实的比较，都体现出一种深刻的穿透力。由于谙熟中国的历史，这使他的认识能力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态势。在历史的循环与进化之中，在客观性与必然性之中，在一般性与普遍性之中，他体味到了历史过程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而，他常常在现实表象中，向人们诉诸事物核心的因素。在《这个与那个》中，他说：“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①鲁迅的这种历史主义态度，是他的作品具有深刻性的一个重要原

① 《鲁迅全集》三卷第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